

YELANGZIDA

夜郎自大



文学书系

春天的 十二条河流

熊育群 / 著

Xiongyuqun / zhu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YELANGZIDA

夜郎自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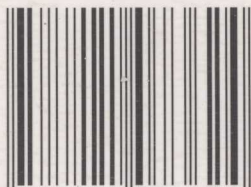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书系

选题策划／欧阳黔森 陈 荣 王才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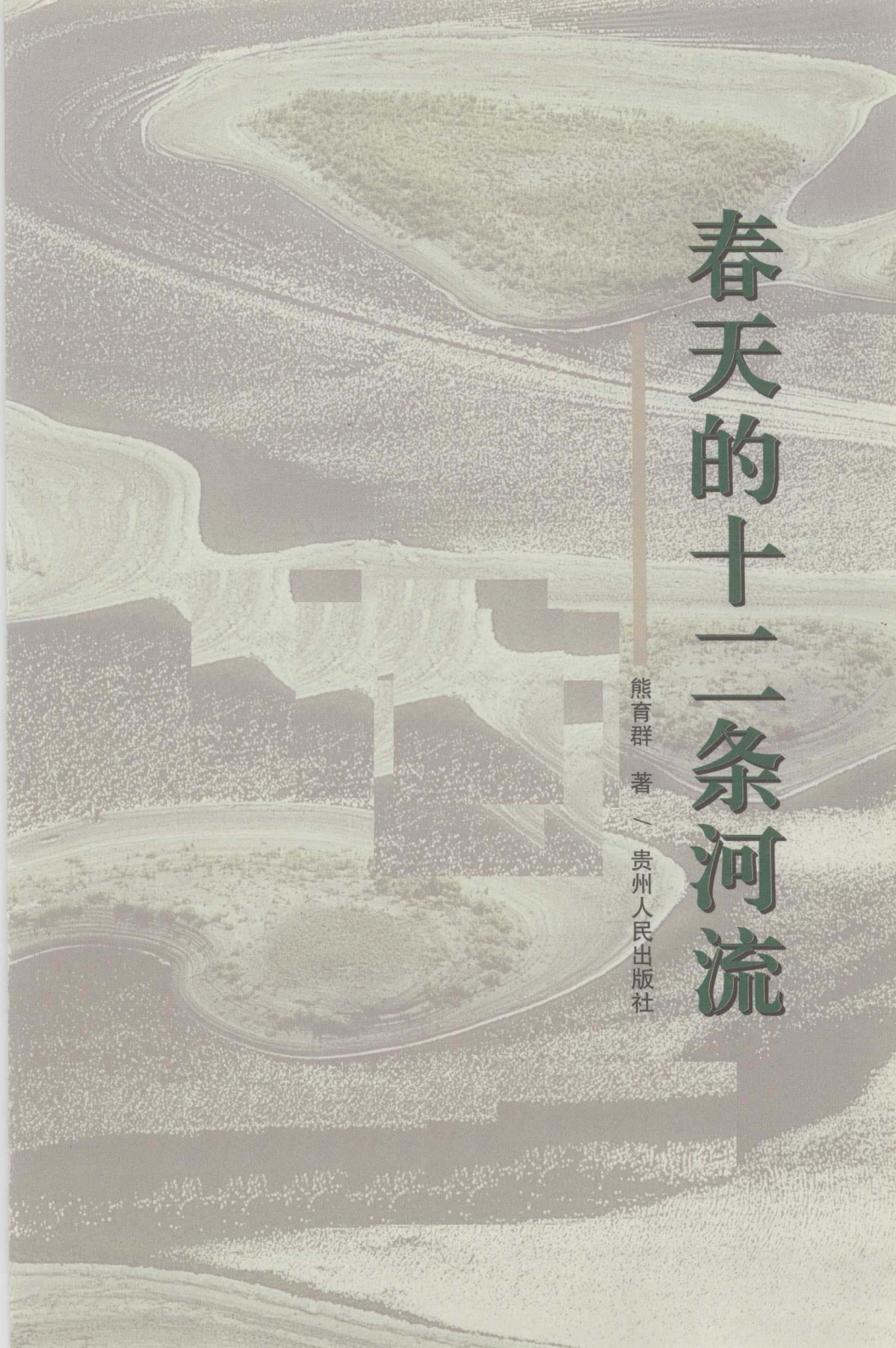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／王才禹 装帧设计／王才禹

ISBN 7-221-07362-7



9 787221 073624 >

定价：29.60元

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river system, likely the Yangtze River, showing a large island in the upper half and several meanders. The river is a light brown color, contrasting with the green vegetation on the islands and banks. The overall tone is muted and artistic.

春天的十二条河流

熊育群 著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天的十二条河流/熊育群 著.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6.6

(“夜郎自大”文学书系)

ISBN 7-221-07362-7

I.春... II.熊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6215号

春天的十二条河流 熊育群 著

策 划 欧阳黔森 陈 荣 王才禹

责任编辑 王才禹

摄 影 熊育群 王才禹

装帧设计 王才禹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1

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889×1194mm 32开本

印 张 8.625

印 数 5000册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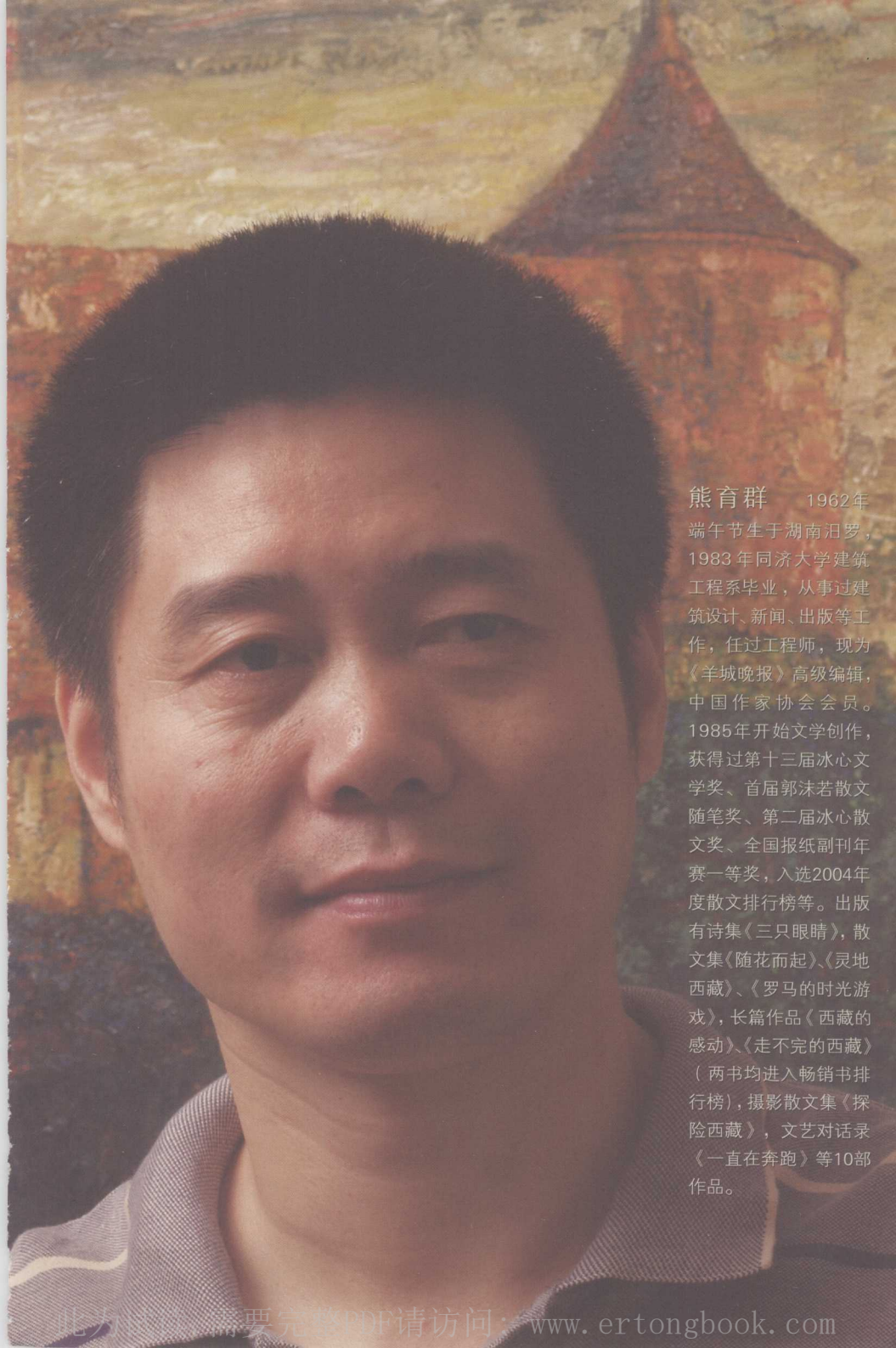
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21-07362-7/1·1493

定 价 29.6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(0851)6829704 6828637



熊育群 1962年端午节生于湖南汨罗，1983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，从事过建筑设计、新闻、出版等工作，任过工程师，现为《羊城晚报》高级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，获得过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、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、第二届冰心散文奖、全国报纸副刊年赛一等奖，入选2004年度散文排行榜等。出版有诗集《三只眼睛》，散文集《随花而起》、《灵地西藏》、《罗马的时光游戏》，长篇作品《西藏的感动》、《走不完的西藏》（两书均进入畅销书排行榜），摄影散文集《探险西藏》，文艺对话录《一直在奔跑》等10部作品。

序

他是楚人

莫言

数年前，一个朋友带熊育群到我家来采访，不久后又在深圳的一次会议上见面。据此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莫言的两个下午》。文中说了我很多好话，也写了几句不那么顺耳的话。其中最为刺耳的一句，说我躺在深圳植物园的草地上，“放松得像个痴呆者”。后来他来电话，我从刊物上看到了这篇文章，就问他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躺在草地上“放松得像个痴呆者”，听声音他紧张地说：“不知道……”我知道他不知道，而且我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。

其实他根本不必紧张。从内心里说我也不认为他对我形状的描写有什么不妥。那时候，我人躺在草地上，灵魂早已出窍，“放松得像个痴呆者”，正是准确的描写。

从这篇文章里，我发现了熊育群眼光的厉害。他时刻都在观察，非常注意捕捉细节。这是一个优秀记者的基本功，而他不仅仅是个记者。他是个有影响的诗人，是半个旅行家，是成绩斐然的散文作家。接受他的采访，或者与他在一起参加活动，确实要“提高警惕”啊。但不久前我与他在东莞开会，白天在一起吃饭，晚上在海边长谈，言语投机，所见多同，也就忘记了提防。

熊育群的散文，我从前看过的，有游记，有人物访谈，均留下深刻印象，因为他写得不同凡响。他的游记文字，总是能发人之未见，这大概与他是学建筑出身有关。建筑是凝固的诗篇，也是物化的历史。他在建筑方面的训练，使他独具只眼，能把死物写成活文章。他的人物访谈，跳出了机械记述和肉麻吹捧的老套，总是能写出被访者异于同行的一面。这些，都是我甚感佩服的。

熊育群已经出过很多书，其实用不着我来写序向读者推荐。但他把我视为朋友，希望能听到作为朋友的我对他的近作的评价，这是我无法推辞也义不容辞的。这本新的散文结集，他自己甚为看重。我看了其中的大部分篇章，也发自内心地感到不错。像《春天的十二条河流》的浪漫，《复活的词语》的博识，《生命打开的窗口》的沉痛，《客都》的大文化视野，《脸》的民间文化辨析……都写得各有特色，让我自愧不如。初步地总结一下，我觉得他的散文虽然题材多变，手法各异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色，带有他的鲜明标识。

他的散文辞采华美，声韵响亮；许多片断，如果分行

之后,其实就是诗歌。我觉得他的散文是诗化的散文,这与他的诗人出身可能不无关系。他不太注重叙事,比较注重写意抒情,读来有云影月踪、缥缈灵动之感。

他的散文,贯注着强烈的时空意识,总是能从司空见惯中,翻出大的境界,使人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之感。

他是楚人,并且以此为傲,虽然旁征博引,学问芜杂,但骨子里继承的还是楚文化的浪漫精神。他的文章中有:山魑野鬼,名士娇娃;百兽率舞,群鸟翔集;危冠广袖,芰荷彩衣;把酒临风,感慨太息;俯仰天地,神游八极;造句奇特,出语惊世;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;以上种种,正是楚骚遗韵。

惟楚有才。楚人出楚,往往易成大器。让熊育群去盖大楼的可能性比较小了,但让离开了楚地的熊育群写出大文章,却是我作为他的朋友的一个殷切盼望。

2005年7月3日

目 录

序 1

瞬 息

春天的十二条河流	2
生命打开的窗口	21
哀伤的瞬间	32
某个片断及其记录	36
悲情白色鸟	41
异类	50
灵魂高地	59

迹 象

复活的词语	72
脸	84
张谷英的村庄	95
仙居	103
神秘而日常的事物	109

迁 徙

客都	120
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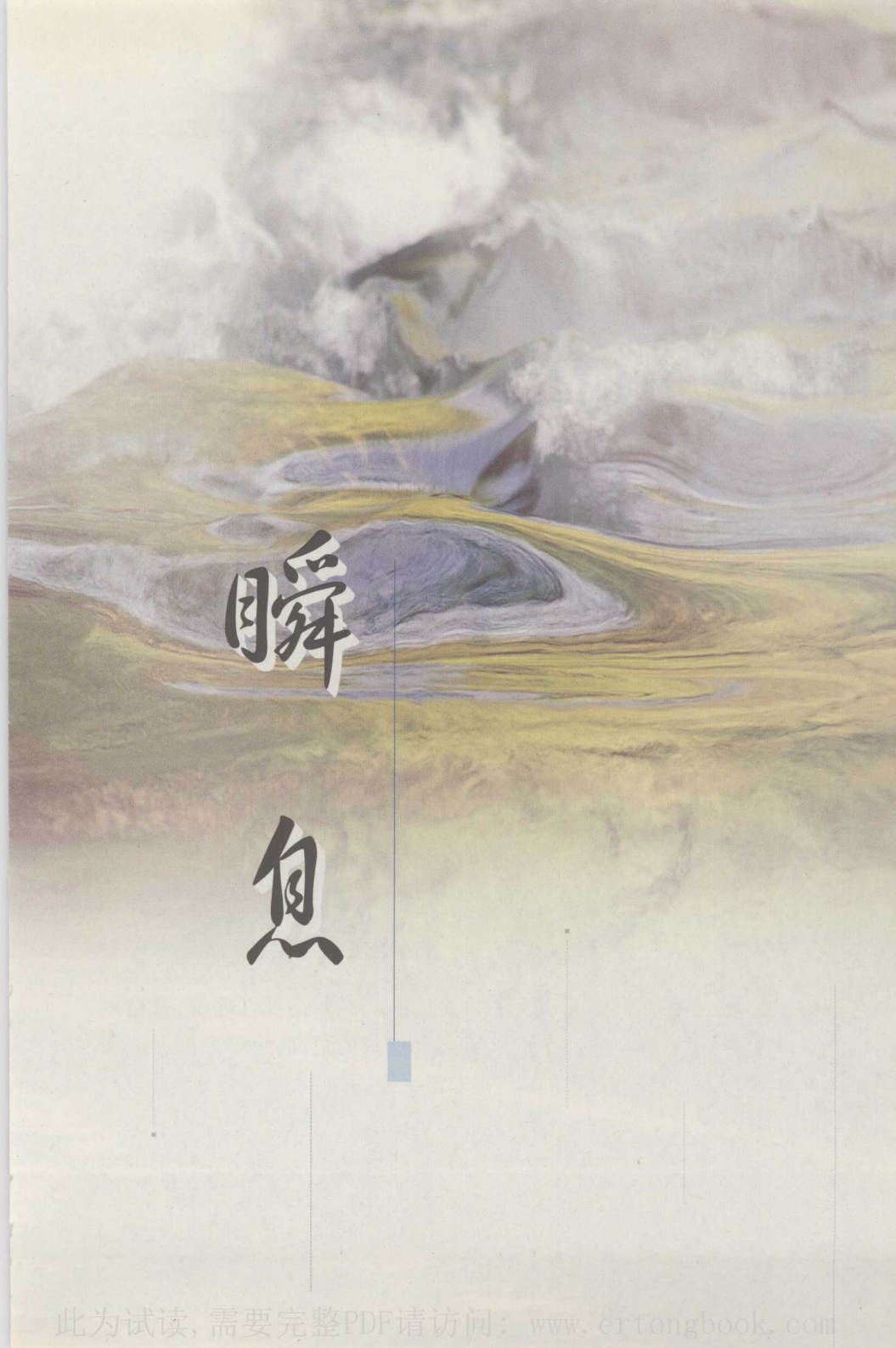
迁徙的跫音	135
桃映的舞者	145
楼上古寨	151
荒野城村	159
龙行之地	165

过 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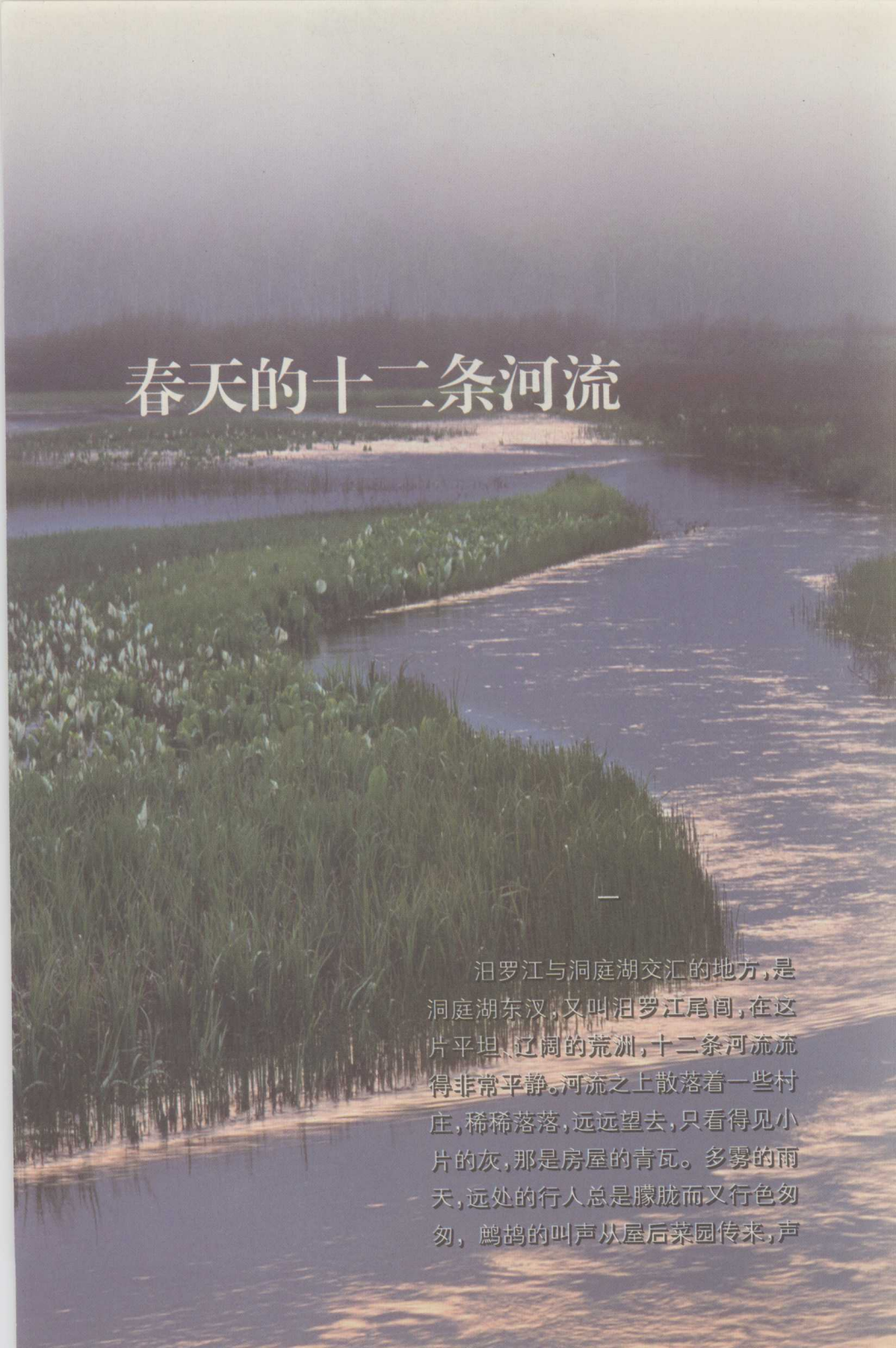
怒江的方式	172
京西土炕	201
京都过客	205
不能丢失的记忆	210
水平面	216
知子罗	229
边城,一栋普通的木楼	237
凤凰,战火之城	242

身 影

指挥席上的谭盾	248
莫言的两个下午	254
听从内心的召唤(代后记)	261



瞬息



春天的十二条河流

汨罗江与洞庭湖交汇的地方，是洞庭湖东汊，又叫汨罗江尾闾，在这片平坦、辽阔的荒洲，十二条河流流得非常平静。河流之上散落着一些村庄，稀稀落落，远远望去，只看得见小片的灰，那是房屋的青瓦。多雾的雨天，远处的行人总是朦胧而又行色匆匆，鸬鹚的叫声从屋后菜园传来，声

音清新又湿漉漉。暮色里的屋檐，在不经意的一瞥中，变作一道黑色的剪影。一头水牛突然无事生事对着天空长哞一声……

这是一个春天。正月里闹完元宵，刮过一个冬天的北风开始转暖，不再长啸着奔过平原，不再刮人脸皮，也不再冻得骨头生疼。

二月到来的时候，空气在某个早晨突然变得湿润。

我第一次见到了巫师的茅棚，我想在茅棚里住两晚。巫师的茅棚扎在洲渚上。巫师是我爹，长年替别人守着这片茅洲。茅洲上的草是能卖钱的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。

巫师用茅草在床边给自己垫个地铺。发现地也开始潮了。落在地上的锅和镰刀连响声也变了。

白鹭“嘎、嘎、嘎”在茅棚外叫得欢，像展开一场比赛。还有天空中的鸟叫声也加入了一场大合唱，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鸟。我知道了爹的茅棚比家里要喧闹得多。这里并不寂寞。

巫师与鸟长期生活在一起，巫师从鸟的叫声里能听明白它们的意思。巫师念叨着一些古怪的名字，我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一次，巫师说到野汉子，我到门外看了半天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，只有一群白鹭在空中飞舞。一只栖在屋边，欢快地发出嘎嘎声。巫师说野汉子一天都在疯，不肯下地来，跟谁那么野。我忍不住问了一声，爹，野汉子是谁呀？巫师忽然停下手中正在搓着的茅草绳，怔了一怔，对我一笑，说，野汉子是那只鸟。

巫师停了手里的活，拿了一个木盆到了茅棚外，又进屋把从湖里用罾网到的小鱼小虾倒进盆里，站在地坪上对着一群鸟就喊了起来。巫师一声声喊叫，就像到了黄昏，那些做父母的站在村口唤玩疯了不晓得归屋的孩子。

一只只鸟从芦苇深处向巫师飞来，它们呼朋引伴，在茅棚上盘旋。鸟越来越多，把整个天空都遮蔽了，像一片乌云，天色越来越暗。它们拉出的屎也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，落在巫师和我身上，我们不得不进茅棚躲避。

直到这片乌云落了下来，地上下了一场大雪，我们才走出茅棚。鸟，亲昵地围着巫师转，抬起长长的喙，发出兴奋的啼声。巫师喂给它们小鱼小虾，轻轻梳理它们洁白又美丽的羽毛，对着一双双圆圆的善良的黑眼睛说着话。

晚上，白鹭在茅棚边站了一大片，它们把茅棚围了起来，站着就睡觉了，一片朦胧月光就是这样落下的。

我晚上到棚外小解，看到白花花一片鸟羽上浮动的绒绒玉光，四野里静得风过苇叶的细碎声像蚂蚱落到了我的脚前都听得见，就疑自己是在梦中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遂不忍心打扰，又悄悄退了回来。

二

两天后，我准备回村了。晴空万里的天气，在我一转身之间就阴沉了。晌午，突然一声春雷在天空炸响，四周的空气一震，就拧得出水了。清亮透明的雨水最早从芦苇叶子上响起来。天空更见灰蒙，像孩子擦脏的纸板，既看不清远处的天，也看不清近处的天，都虚在那里。

春天就藏在这片厚重的天幕里，静悄悄虚在哪个地方，像蜘蛛守在蛛网里。



从此,雨淅沥不止,到处可以听到流水声,到处哗哗不宁,所有的土地都在往外冒芽、长叶,所有枯萎的植物都在转绿,从那些铁黑的坚硬的枝丫上爆出粉嫩娇柔的新芽,大地上的水在所有植物的躯干上奔跑、呼喊,像河床上哗哗的流水。所有的物件都在变得湿润,潮出水珠,哪怕是铁打的锄头,它也湿了,开始长锈了;哪怕木的桌椅,也潮了,生霉了。

这是一个湿漉漉的世界,连人的声音也被打湿了,飞不远了,闷在窄窄的房间。沟沟坎坎里都是白亮的雨水,它们在动物们的踩踏下化作黏稠又稀烂的泥浆。

野草一夜之间绿了地坪、田埂、河滩、荒地,它们就像雨水淋湿土地一样把所有雨淋过的地方变成了绿色的世界,变成粉嫩鹅黄遥看成茵近看无。雨水是那样神秘,它划过天空的斜斜长线,时亮时暗,时隐时现,在一声声惊雷指挥下,急缓疏密变化,那些田螺、蚯蚓、蝌蚪、蚂蟥、鱼苗仿佛都是从这雨线里降落的,它们在泥土上蠕动,它们在哪怕很小的水洼里畅游、戏水。十二条河流,每条河流的水都在沿着河滩往上爬,向着白亮的天空往上涨。沉默一冬的动物这时也朝着雨水发出噪音——青蛙日夜不停地聒噪着,猫在春夜里叫得凄厉,狗的汪汪声里还夹带着一种又细又尖又低的叫,那是喉咙轻轻逼出的声音。鲤鱼在哗哗的流水里用尾巴拍打着水面,发出泼刺刺的声音,它有成千上万的仔要产在流水里。无数的虫鸣



鸟啼把漆黑的春天的夜晚，变成了一台永不谢幕的交响曲……

我开始呕吐，恶心得厉害，全然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脑子昏昏沉沉，看到床就想躺下来，看到吃的东西心里就有一股浊流直往上涌。胃里泛出酸味，想找坛子里的酸菜吃，只有酸菜才让人感到舒服一些。我全身没有力气，骨头酸胀，恹恹欲睡。雨意中的世界被一片烟云笼着，心事重重时它厚积如霾，即使柳绿桃红也迷蒙如烟。我想看透这暧昧的天气，眼里的景物却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离，让人绝望。

几天时间，村里人已经在犁田了。玫瑰色的紫云英铺天盖地，被犁头犁起的黑土一垅一垅覆盖了，被白亮的雨水淹没了。耙碎的泥土被雨水泡成了泥浆，禾种就撒在一块块浆土上，像胚胎，生出幼芽，疯一样长，一天变一个样。小孩折了柳枝往地里一插，第二天，土地的繁殖力就让它生出了根，长出了新的叶。蜜蜂慌得手忙脚乱四处往泥墙上打洞，整日叫得嗡嗡声一片，急着把肚里藏着一个圆鼓鼓的蜜蛋产出来。它们吸了太多的花粉，有太多的花一夜之间怒放，以各自鲜艳的色彩、芬芳的香气引得它们忘情地饕餐。

巫师总是在第一声雷炸响时，准备着从洲渚上撤退的事。

三月桃花汛不久就到了，水在汛期里迅速从十二条河流爬上荒洲，脚下的土地一部分淹到了水底，高地变成了浅渚。巫师要在汛前赶回村庄，还有水田要耕种。我的呕吐巫师全看在眼里。

我不知道一个小生命开始从自己的身体里冒芽了，正在时间的转动里向着这个世界坚定地走来，没谁听得到小生命的脚步就像时间的脚步“嚓嚓、嚓嚓”直响。我说，爹，我不舒服。我想要巫师替我找个郎中。

一天晚上，巫师问，那个青年人是谁。巫师问这话时，脸上的亲切全没有了，那颧骨僵在那里显得有点冷有点硬。我身上跟着也有点冷有点硬了，说起话来也冷颤颤的，我控制不了自己的颤抖，断断续续把一切都跟巫师讲了。说完，我就捂着脸，跑到了自己床上，

把被子蒙过头，又羞又怜，眼泪就哗哗流出来，好像决堤的水再也控制不了，就像春天的雨水从漫长冬季的封冻里冲决而出了，只要一声雷，这个晴好的天气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晴天在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假象？阳光灿烂的日子早已在悄悄藏下巨量的雨水。

那个晚上萦绕的气息若断若续，时隐时现，在时间里慢慢地漂远，像一件衣服，向着水中央漂去。只有身体里的体验，那么强烈地留在体内，我就像一把被人打开的锁，一座秘密花园被发现了，我感到双乳鼓胀起来了，像一天天成熟的水蜜桃，身体里神秘的水在向着那两个鼓突的地方哗哗流淌，四肢里的血脉日夜叫嚣着、呼喊，四处都有神奇的花蕾在怒放。我的脸色一天潮红过一天，眼睛里汪汪的水在我略一伤感或略为动情时就簌簌往下掉，这时整个世界都是湿淋淋的，都在我的泪水里开始发了芽，开始藤藤蔓蔓没有节制地疯长，像思念一样，要把脑子里所有的念头都覆盖了，我几乎不能想其他的事情，不能像过去一样正常地与人交往。

那一夜我闻到了男人的气息。我给他煮饭，他帮我烧火。我脱下棉袄，上身只有一件贴身的红色夹袄，火光里我的脸红如桃花。一双鼓凸的乳房，随着锅铲一上一下跳动着，像两团罩着的火苗，灼人的光芒穿透了衣衫。

他赞扬的话越来越失去边际。从我的衣服到腰身，再到下半身，语气越来越急促。我哪里遇到过这样赤裸裸火辣辣的赞美，红霞在我脸上灿烂，心在腾云驾雾，全身轻飘飘不知到了何处。我听着，不再说一句话。眼里汪着的一泓泉水照彻屋宇。

他身体里的血液点燃的火在血管里燃烧，全身燥热无比。我们吃饭都没尝到饭菜的滋味。我看到了他眼睛里噼噼啪啪燃烧着的火，我扭过头躲开了他的眼睛，我的身上已经被这把火点燃了，像遭到雷击，热得几乎透不过气来。那只被他捏着的手却像一只小兔子动也不敢动，我听到了血管里的血在全身奔涌，发出了隆隆的喧响，身下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动，失去了控制。他顺势抱过来。我已经